

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馬 倅 考



開 明 書 店

世界各國經濟學名著叢刊

考驗

馬克思 著 孫 明 譯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開明
書店

考

驗

畢爾文采夫原著
錢家標改寫

考 驗

(ИСПЫТАНИЕ)

每册售價人民幣6,600元 己(譯7527)

原著者	蘇聯·畢爾文采夫 (А. ПЕРВЕЦЕВ)
改寫者	錢 家 標
出版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)
發行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63—67號)
印刷者	華 義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)

1951年1月初版(京1—5000) 96 P 32 K

有著作權■不准翻印

本書故事提要

本書係寫述搬移工廠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德軍突向蘇聯進攻，以破竹之勢，如怒濤狂瀾，向東猛進，勢不可當。蘇軍且戰且退，決定以長期抵抗，使敵人疲敝，並採用堅壁清野方法，使敵人進於佔地區，一無所獲，故一切工廠均須及時搬移後方安全地帶，不使落於敵人掌握，並謀其迅速復工，以恢復生產，加強戰力，實行反攻。

在戰爭期間，運輸問題，最爲嚴重，搬移工廠，於此最感困難。因爲它不但有許多笨重的機器，還有許多工人和他們的家眷，也要一同搬走。在匆促期間，在敵軍空襲威脅之下，在人力物力都是困苦條件之下，而且還有些人不願意動，還有些東西不容易搬，還有來阻撓搬移的破壞工作，對於這一切困難都要克服，必須有堅決的意志，強毅的勇氣，克苦耐勞的精神來領導大眾，一致努力方可。

iii
在搬廠之後，尤須迅速復工，這種工作更加不易。這是在極度困難條件下，來重行建設新的工廠，期間又十分短促，只有用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來處理一切的。本書中對於此點，特別有所說明

照正常方法決不能成功的事，但因為時勢的必要，逼得人非用特別方法不可，所以墨守陳規的人，要瞠目結舌，自歎不如了。

充溢於全書中的，是一種遵守上級命令，而在自己執掌範圍以內的，則又竭力發揮獨創精神，發揮最大效能。雖然是寫戰爭時期的事情，其實平時也要這樣的，因為生活也就是戰爭。

本書原作者為畢爾文采夫。中文譯本有兩種：一，「試煉」，白寒譯，時代出版社出版。二，「考驗」，汪浩譯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，又上海作家書屋版。

本書主要人物

杜斌珂·波格唐·彼得洛維奇 南部某飛機廠總工程師，後兼任廠長。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工程師，工作很努力，而且勇於負責。是領導搬廠和復工的主持人。

華麗亞 他的妻，一個美好的少婦，能夠適應時代需要，為社會國家出力。

普里亞斯（伊凡·伊凡諾維奇·雪夫柯普里亞斯） 原飛機工廠廠長，後調為黑海艦隊航空團長。他出身於海軍，擅長戰鬥，所領導之飛機，被敵方稱為黑色死神。

馬克西·特羅諾夫 老游擊隊戰士。

尼古拉·特羅諾夫 騎兵少將，馬克西子，任作戰司令，杜斌珂舊友，於撤退工作中，協助工廠運輸。
季米雪·特羅諾夫 步兵中尉，杜斌珂妹丹妮的丈夫，在前線打仗的軍人。

吳格柳莫夫·伊凡·米哈伊洛維奇 烏拉爾地方的黨部執行委員主席，兼國防委員，一個堅毅果斷的工作者，富於領導的才能，協助杜斌珂的復廠工作，並對他作種種有益的勸告。

貝朗 飛機廠裏主管運輸的人，性情輕佻，但富於活動力，後被杜斌珂逐出。不辭長途跋涉，冒危險赴烏拉爾，重行入廠工作。

一 戰爭爆發了

杜斌珂醒來，看見房間裏滿是太陽光，窗門敞開着，有初夏的芬芳氣息，是近邊田野裏盛開着穀物的香味。一隻蜜蜂嗡嗡的在玻璃窗上撞，想衝出去。他得了這一次充足的睡眠，已經把疲勞恢復了，腳痛已不那樣利害，耳鳴和作嘔的感覺全沒有了。他這六天之內，東奔西跑，好像一直在飛機和火車裏，沒有好好的睡眠和休息。他到過莫斯科謁見斯大林，到過南高加索，又到過烏拉爾，昨天纔回來的。

杜斌珂是南部地方某飛機廠的總工程師。他奉了中央人民委員會的命令，到這些地方去物色新的廠址，以便必要時可以搬廠。這時德國已經在歐洲呼應日本在東亞的侵掠，發動了戰爭，很快打下了波蘭，用閃電戰術擊敗了英法聯軍，屈伏了法國，並且在挪威又打敗了英國，差不多以破竹之勢，席捲了歐洲半壁。雖然蘇聯和德國訂有互不侵犯條約，但希特勒是一向不把條約當一回事的，蘇聯方面早已開始種種準備了。不過這時局面還很平靜，誰也不會想到馬上會有戰爭發生，杜斌珂也想工廠或者可以無須搬移的。

他在牀上伸挺了四肢，吸了一口新鮮空氣，便坐起來，喊了聲：「華麗亞！」

「醒了嗎？」他的妻華麗亞因他的叫喚而走過來。

「麗亞，給我拿條毛巾來，我要到河裏洗澡去啊。」

「不行。醫師說過，你不能洗澡去的。」

「我只去一次，總不妨事。」

「我不讓你去，這對於你的身體不好。」

「啊，你真是我的護身天使！」他站起身來抱吻了她，「麗亞，我真的成了個小老頭子了，謝你這樣的周到。」

「不，我要你好好的休息一天，今天是星期，你應該休息的，你太忙了，太辛苦了。你要好好的休息，心裏完全不要去想那些飛機。你的頭腦中充滿了那些飛機的影子，我真要嫉妬它們了！」

「好吧。我今天甚麼地方也不去，專門過一天家庭生活。可惜父親不在家裏，否則倒可以伴他喝兩盃。」

「我也可以伴你喝的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」

他很快穿上了衣服，塵灰在陽光裏飛舞。只聽得一輛汽車飛快的開到房子前面，叫了一聲，停住了。

樓下有人說話，杜斌珂聽得出是他母親的聲音，爲怕吵醒他，在抑低聲音說話，但另一個人的重濁的喉音，卻大聲叫喊着。杜斌珂也辨別得出這是廠裏一個工程師妥爾迦，他懊惱的說道：

「廠裏又出了甚麼事！」

「總是這樣！每個星期日都這樣！」華麗亞氣惱的說。

皮鞋聲踏上樓梯，妥爾迦急急走進房來，母親跟在後面。

「有甚麼事？」杜斌珂問。

「德國攻打我們了！戰爭爆發了！」妥爾迦竭力抑制着惶急的神情。

「戰爭？已經開始了？」

「德國人今朝四點鐘轟炸了基輔，塞弗斯托波爾，齊托米爾，他們突然的打過來了！」

大家面上都顯出了驚愕，這是出於意外的突擊，想不到來得這樣快。杜斌珂知道戰爭是甚麼，

他便緊張起來，好像戰爭喚回了他青年時代的熱情。

「妥爾迦同志，請等十分鐘，我就走。我還要洗臉。」

「斌珂，你吃點早飯吧，已經預備好了。」母親說。

「可以的。趕快些吃。」

杜斌珂把緊要文件塞滿了公事皮包，華麗亞抱着他們的孩子阿廖，站在窗戶前面，太陽光照在

他們身上，小孩睜起眼睛看着他父親，他們也被戰爭這個名詞所震驚了。杜斌珂走過去和小孩親吻，孩子眼中忽然滴下淚水來。

「阿廖，爲甚麼哭了？」

「德國人轟炸基輔！丹姑媽和拉拉住在基輔啊！」

十歲的小孩說出來像更加可怕，「德國人轟炸……」這不像是小孩子說的話，這是用很嚴肅的聲音說出來的。難道兒子的命運，也要像自己幼年時代一樣充滿苦難的嗎？他正爲要使下一代的人幸福，纔把一身精力來獻給建造飛機工程的。用來保衛祖國的戰鬥飛機，從他的工廠裏送往國防前線，這些飛機現在正在那裏作戰……

*

*

*

郊外已經有許多紅軍士兵在裝高射砲，做偽裝，掘戰壕，那些軍服軍器都是簇新的，是纔從被服廠軍械庫裏頒發出來的。城裏街頭上，已經貼出了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演說詞，許多人聚在那裏觀看。但此外卻看不出甚麼戰爭景象來。

杜斌珂到了工廠門前，按了汽車的喇叭，看門的自然認識他是本廠的總工程師，但仍舊仔細查看了出入證，然後行一個舉手禮，說：

「廠長在等你。」

廠長普里亞斯剛召集了各部分的主任談話過，他皺着眉頭對杜斌珂說道：

「這樣就開始了！」

「戰爭？」

「是啊。我們就來打一仗吧。安爾迦跟你同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現在大家要忙起來了。看看德國人有甚麼新東西拿出來，我們就得立刻有更利害的東西去對付它。現在要開始科學技術上的大戰了。是嗎？」

「當然如此。我們要用點腦筋出來。」杜斌珂說。

「他們炸了塞弗斯托波爾，那些瘋狗！難道那裏的弟兄們，我們的『黑海』弟兄睡昏了嗎？竟任他們胡來！」

普里亞斯原是海軍方面的人員，有二十年服務海軍的歷史，最後一個時期他擔任重轟炸機聯隊長。他在一九三三年纔開始第一次飛行，以後就擔任空中守衛，又是被派在他熱愛的黑海上。他總把黑海艦隊簡稱做「黑海」，非常偏愛它。就是在工廠方面，他也特例給海軍代表以種種便利，使得陸軍代表生氣。但他的心卻是公正的，倘使他心愛的海軍中人犯了錯誤，他就鐵面無私的對那些人罵道：「我尊敬黑海，並不是連黑海裏的臭鼬鯊也尊敬的。你要丟我的面子，你就到別的地方去！你

不直接歸我管，但我要你怎樣，你就得怎樣！懂麼？」

雖然普里亞斯脾氣暴躁，常常罵人，但大家並不恨他，工人都稱他做「我們的上校」。他覺得在工廠中服務太沈悶，常常想回到海軍裏去。

杜斌珂看見他今天穿着雪白的海軍裝，胸掛紅旗勳章，知道他又在思念海軍了。

「杜斌珂同志，德國人也真利害的，他趁我們這裏新舊脫節的漏洞，來開始這個戰爭。我們剛丟掉舊式的老爺飛機，開始來製作新型飛機時，他們就打過來了。是不是？」

「還好，我們總算已經布置了最前線，以後我們可以補充。」

「杜斌珂，你明白嗎？前線的損失，一定很大。出其不意的突襲，照德國人的想法，是致勝的要素。他們常常使用這一着的，但用這個方法來對俄國，他們要失敗了。」

廠長走到窗前，拉開窗帷，望了望工廠的全景：各部分的工作場，飛機庫，灌油機，救火車，測候所上飄浮着的長形氣球，幾個紅軍士兵拉來兩隻銀色防空氣球。大門裏開進來用汽車拉着的高射砲，向飛機場邊的樹林中馳去了。有一架老式飛機在那裏降落。從裝置間裏拉出來一架新飛機，老式的和它一比，顯得十分渺小像蒼蠅了。

「一切都離不開人。」普里亞斯說，「都是人做出來的，倘使把人搬走了，便要成一片空地。把工廠從這裏搬開，人也無法耽下去。你不是坐了飛機去找尋地點嗎？難道真的要搬？這許多巨大的

機器可以搬得了嗎？難道德國人會飛到這裏來？」普里亞斯坐到了沙發椅上，「今天我細想過了，戰爭給我們的災難真大啊。我經歷過兩次戰爭，我知道這個名詞的罪惡。啊，德國，德國，這個名字也很嚇人。把德國這個名字送到東洋大海裏去！叫他們日耳曼鬼子！那就不怕了，俄國人是打過日耳曼鬼子的。這些日耳曼鬼子，就利用人家害怕的心理，把整個歐洲搶去了……杜斌珂，你老實說，你今天聽到這個消息，有點膽怯吧？怎樣？」

「是的，有點心慌，普里亞斯同志，並且正因為德國這個名詞。」

「所以，」普里亞斯說，「只要想是日耳曼鬼子，那就不怕了。廠裏各部要開會，拉莫旦要你去主持機械間方面的會議。我們要打破那種懦怯的心理，施展全部力量來打擊日耳曼人。工作要延長，生產要增加，也許有些人要被徵召到軍隊裏去，必須改變工作方法，使廠裏能產生更多的飛機，比平常多兩倍三倍。人民委員會已經打電話來過了。懂嗎？不怕嗎？杜斌珂！」

「一定做到！普里亞斯。」

「不是空口說說的？」

「不空喊。」

「那麼，兄弟，謝謝你，也許要你自己來主持一切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爲甚麼？憑以往的經歷，也許我得去帶領一隊飛機。」

「不要這樣想，這裏多忙，要你主持的。」

「但是我心沸，手癢，熬不住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可以駕起飛機，到天空中去翱翔一下，過過癮好了。」

「這不夠的，杜斌珂。開會時間到了，去吧！取消德國這個名詞，剷除恐怖的心理，要大家振作奮發起來！」

一一 信心

德軍的鐵甲潮浪在全部戰線上衝破了蘇聯邊界，向東方猛進。六月二十三日，意大利，羅馬尼亞和芬蘭，都對俄國宣戰了。這天晚上有邱吉爾的廣播演說：杜斌珂，普里亞斯，黨代表拉莫旦，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興和安爾迦等人，都聚集在辦公室裏收聽，英國申明要幫助蘇聯。

早上，羅勃少校在工廠的飛機場上降落了。他是駕着救護機從前線回來的，路上被德機所襲擊，幾乎發生了危險，機體上漆的紅十字不發生甚麼效果，全機上留下了六十五處彈痕。救護車就開來把飛機運來的受傷者送入醫院。

杜斌珂坐車來了，和羅勃招呼了一下，就問：

「前線怎樣？」

「現在我還不明白。」羅勃回答說，嘴角抖動着：「非常的糟。基輔炸得很慘。他們不守信義。他們的容克飛機上畫着紅星徽。不過，我不怕，我們也要打他們的！」

華麗亞打電話來，說接到丹妮從基輔打來的電報：「我們平安，季米雪入伍，我要來你處。」

杜斌珂沈思了一回。季米雪·特羅諾夫是一個文弱的青年，難道也從軍去了？丹妮和他結婚纔一年多。他們在雅爾達相識，就相愛起來，終於成親。季米雪是從事電影工作的，極想自己組織一個攝影場。他們婚後住在基輔的吉羊街，在三個月之前，生了一個女小孩，家庭是很幸福的。現在季米雪入伍，當步兵中尉了，他的性格實在並不適宜於戰爭……

杜斌珂想起了他父親彼得，是在同一工廠中工作的。老杜平常總用對待上司的態度來對待他兒子，只講着關於事務上的話，絕不談及家事。杜斌珂把丹妮來了電報的事，用電話告訴了老彼得。唐義林滿面頹喪的樣子，來見總工程師了。他像要說甚麼，卻又不开口，眼睛望望沙發，就坐下了。他是技術監督部長，作事十分嚴格而準確。每一個極小的零件卻要絕對合格，飛機裝配好了，纔可以毫無故障，唐義林是小心謹慎的監督着的。這種性格很不合普里亞斯脾胃。廠長有點好大喜功，爲要誇長生產的百分數，有時甚至把未成品及有缺點的產品都要計算進去。唐義林卻分毫不

苟，杜斌珂也竭力幫他說話，弄得普里亞斯只好說：「算了，帶着你的顯微鏡走吧！」

「杜斌珂，你曾經注意過歐洲工業的力量嗎？」

「歐洲工業？」

「你不必費力想，現在屬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是一個極大的經濟力量，他們用來打仗了。這裏面有捷克斯洛伐克，匈牙利，奧地利，意大利，南斯拉夫，保加利亞，希臘，挪威，比利時，荷蘭，法國，羅馬尼亞等國度，我不來說波蘭，丹麥，西班牙等國……六月二十二日起，這些力量完全是用來攻打我們的了。歷史上有些先例，可以給政治家以安慰，但是不能安慰我們實際從事生產工作的人。現代是生產戰爭，機器的戰爭，我們的機器少，比較少得多……拿破崙不會有機械化部隊，而希特勒已經用馬達把他的軍隊武裝好了。這些馬達不久就會在我們頭上出現，它們會運炸彈來拋擲的。」

「所以你已经怕了嗎？」

唐義林突然跳起來，揮動着拳頭說：

「你不怕嗎？第一天你就把家眷送進城裏去了。風聲一緊，你還可以逃跑到更遠的地方去。」

我的家眷還在公寓裏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怎樣，你們把我關在工廠裏兩天了，我只能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睡！」